



闲话

## 忙秋

□ 安宁

早晨刚刚起床,阿尔丽娜就问奶奶:妈妈什么时候回来?

下午五六点吧。奶奶回答。

但阿尔丽娜搞不懂时间的确切界限,只是觉得下午遥遥无期,于是问了一遍又一遍,直到爸爸同意带她去公园玩,以此消耗漫长的等待时间。她骑了木马,采了芒草,看了红叶,又在秋天的湖边走了一圈,把对我以及我所带来的礼物的巨大期待,消磨在湖水细细的涟漪中,最后再让爸爸带她吃了一顿馆子,这才快马加鞭地朝家中赶。

我一进门,她就迫不及待地朝我喊:妈妈!随后一双闪闪发光,似乎在寻找宝藏的眼睛,热烈地盯在我的行李箱上。

我将买好的小熊猫冰箱贴、奶瓶宝宝挂链、陀螺、糕点等礼物,全部装在一个袋子里交给了她。她兴奋地接过来,旋风般跑到沙发上,一股脑全倒出来,好像从山洞里抢了一大袋子珍奇异宝的强盗。

这个“强盗”将所有宝贝拆开玩了一遍。看着陀螺不停地转啊转,将奶瓶宝宝挂链的脑袋摇头晃脑地转了一圈,把小熊猫冰箱贴贴在家里所有的铁器上试了一遍,糕点逐一尝了一遍,然后她突然转身对我说:妈妈,你为什么这么爱我,每次出差回来,都给我买很多的礼物。

因为你是妈妈生的啊!我照例将这句回复了千万遍的话说给她。

她呢,也照例深情地对我倾诉:妈妈,我爱你。说完了,便捧起我的脸,啣一下亲我一口;又将脸蛋放到我的嘴唇上,让我也亲她一口。

我的心里涌过一阵暖流,好像水流穿过暖气管道,那汨汨流淌的声响,在深秋的黄昏里听起来,如此地清脆,悦耳。

饭后,跟阿尔丽娜一起读日本鬼怪漫画之《妖怪大全》,看到里面有叫“忙”的妖怪,谁若是被它附了体,就会莫名其妙地忙碌起来,一刻也不能消停;一旦安静下来,就会有做了错事似的坐立不安。

看,这个“忙”妖怪,多像妈妈刚刚给你从成都买来的陀螺,永不停息地转啊转。我说。

也像你,你都忙得好久不陪我看书了!阿尔丽娜补充并抗议道。

我愣了一下,随即叹息:但妈妈最幸福的事,就是不忙,可以天天陪着你玩。

那明天我不去幼儿园了,我们一起去捡树叶好不好?

我扭头看向窗外,恰好有一片干枯的树叶,悄然划过黄昏,飘向即将埋葬它的大地。一阵风吹过,它似乎生出悔意,调转方向,奋力朝半空中飞去,仿佛要用尽平生的力气,去拥抱一朵秋天的云。在它的一生中,这是唯一可以离开枝头的时刻,如此短暂,却积蓄了它全部的热望与梦想。

我知道过不了多久,它就会回到大地,再有一场秋雨,便腐烂成泥。它所有光芒璀璨的时刻,都凝聚在我无意中瞥见的轻舞飞扬的瞬间。它为这一刻,整整等待了一生。

而我,曾经许诺阿尔丽娜去看城中森林,却等到树叶快要落光,忙碌不休的我,还没有将诺言兑现。

无论如何,这个周末一定摆脱掉“忙”这个附体的妖怪,陪阿尔丽娜去看看秋天。这样想着,我在窗外吹来的秋风中,紧紧拥抱了一下阿尔丽娜。

游记

## 乡愁二道河

□ 沧江鱼

避暑胜地、山野寻趣、乡愁打卡……二道河村无疑是个不错的选择。

凤庆县城西南方向沿着京竹林村乡村公路蜿蜒盘旋而上。一路上,绿意盎然的茶园层层排布山坡上,田头地边间隙葱翠繁茂的核桃林遮阴避日,青瓦白墙的三层或两层的砖混结构乡村别墅在绿叶丛中或隐或现,房前屋后、公路两旁、地边坎坎,各色各样矮的高的灌木的独株的黄的红的紫的花草见缝插针舒展着,婀娜丰姿。

舒爽惬意中,十多公里路程转瞬即逝。半山腰上,一座木雕构架的仿古廊道坐守山梁,以观景台的形式将四周的山峦沟壑、原始密林、县城全景以及整个二道河景致尽收眼底。观景台旁新建的停车场,密密麻麻的车辆无言地叙说二道河的热闹和魅力。

翻过山梁,徒步入村。村民巧手编织的竹篱笆墙上,蔷薇花、黄瓜、丝瓜以及各种野花争先展示自己的绣花功夫,绿色藤蔓穿针引线、五彩花朵鲜艳娇娆。村民把勤劳质朴洒布房前屋后,瓜果园、蔬菜园、鲜花园、茶园……园园清香,这是故乡的气味,是乡愁的具象。

二道河,因两条河穿村而过得名。清澈的水流从山顶曲折流下,穿越村庄涌下山去,归入县城主河流迎春河。河道曲折,时急时缓,流水潺潺,灵韵悠然。村民依山而居,临水劳作。咯吱咯吱摇晃的水车引水入渠,吧嗒吧嗒响的舂舂锤碎谷米,轰隆隆旋转的石碾精细地琢磨玉米。公鸡总是在每个特定的时间里“喔喔喔”,母鸡也在“咯咯咯”抒发着心情,狗的汪汪汪声也不甘寂寞。俗话说:鸡不打鸣狗不叫,娃娃不哭不

热闹。在这里,各种声音交织,节奏不一,高低各异,生动了幽静的村庄,勾勒了烟火的气息。村庄背后有块稍平坦的草地,曾是县城驻军军训场和跑马场,而今战争的气息早已被时光泯灭,绿油油的野草依然茂盛,引得牛羊觅食撒欢流连忘返。

一直以来,二道河坚守着这份清幽宁静,无争,无欲,繁衍,生息。2019年,沪滇协作项目跋涉千里,送来了团结协作共赴小康的祝福。内联外接的道路通畅了,公共服务设施补齐完善了,茶叶、核桃、果蔬等产业强基壮骨,乡村游的热潮掀起了二道河隐居深山的面纱。

城里的人来了,邻县的人来了。曲折蜿蜒的青石板小道上,游客呼吸乡野的清风吐纳泥土的芬芳。清澈的河道里,孩子们将童年的欢乐洗刷得淋漓尽致。撒马场上,人们亲抚自然追逐牛羊。越野道上,骑手冲击刺激锤炼胆量。文化广场上,人们牵手狂欢,品味特色小吃。

村民茶相华的小吃摊热闹非常,他家作坊生产的豆腐脑香嫩酸甜,烤豆腐外焦内酥,游客无不交口称赞。“母亲做了一辈子豆腐,现在交到我手上,我会好好传承下去……收入还可以,虽然比不了从前在广州打工的收入,但值得。”忙碌的空闲,茶相华实诚地与我们交流。

“外面再好,还是不如家乡好,外面的风光是为别人作衬托,只有自己的家乡风光才是真的风光!”家乡情结总是最具感召力,茶相华以及无数游子纷纷将异乡的飘零打包成为归家的行李。

悠悠天宇旷,切切故乡情。二道河,让我们真正记住了“乡愁”。

世相

## 停走的时针

□ 郭松

说真话让父亲难过,情急之下便说:“妈去乡下大舅家了,大舅家没有电话。”父亲便说:“那我们去找她啊。”我便说:“我们可以去找她,可是你的脚没法走,怎么去啊?”父亲无奈地叹了口气:“好吧,那等我脚好了再去。”

父亲不停地找啊找,找出来的东西从不会归位,房间总是一片凌乱。我一边收拾一边问:“爸,你究竟要找什么?”父亲也说不清要找什么,总是说:“不见了不见了,被偷走了……”他的神情焦虑不安,我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他曾经那么有条理,把家里收拾得整洁;他曾经记性那么好,不管什么事都记得……可现在,他什么也记不得了。有时候我很矛盾,一方面愿意他什么也记不得,记得的痛苦就不会沉重地将他碾压;另一方面看到他无意识地找啊找,我又忍不住惘然,他大概也意识到曾经的生活已经离他而去。岁月偷走了他的记忆,他再也没有能力感知岁月的沧桑和生活的琐屑了,想来一向好强的他是不甘心的。可是,他什么也不能做了,只能凭着一种无意识,不停地找啊找……

我想,父亲要找的,不只是一块手表,他要找的还是一段时间,在那段时间里,岁月静好,一家人都健康快乐,他温文儒雅,体贴担当;儿女聪明伶俐,乖巧孝顺;夜深人静的时候,一家人都安静地睡下了,他和母亲还在暖暖的灯光下,满心欢喜地一针一线为儿女缝补……当他的灵魂像失重的星星,脱离了轨道迷糊在无边的昏暗处时,他的时针也永远地停走了在那段时间里。

手表,曾经是早些年稀罕的物件,喜欢听那“滴答滴答”的声音,总是一个节奏地行走,走得那么不慌不忙。然而,十多年前探家的一个晚上,我看见时针在父亲的口腔里行走,他的牙齿脱落得越来越多了,时针让他逐渐驮了背。

临睡前我到父亲的房间,看见他还没有睡,将袋子、信件、照片等摊了一桌,不知道他要找什么。他默默地坐在桌边,不停地找啊找,暗暗的灯光将他的身影映衬得孤寂。我心里一阵潸然,他在记忆的时间里迷惘了。

“爸,你不睡觉,在找什么?”“手表,我的手表不见了,你快帮我找找。”父亲语气焦急。其实,父亲戴手表只是习惯,他已经几乎不看时间了,曾经让他依赖的手表,现在已是多余的。即便他抬起手盯着手表长久地看,时间对他来说就是个迷宫,进去也出不来,他已经没有了时间的概念,在母亲走后他便痴呆了。

我在那堆零乱的东西里翻出一块电子表。父亲焦急地摇头,“不是这个,不是这个!”

我当然知道,他找的是梅花表,不是电子表。母亲走后,父亲把母亲戴了几十年的梅花表戴在自己手上,然而,在他出现痴呆症以后,那块手表竟然停走了,我便买了一块电子表给他。可是他并不喜欢,还是常戴母亲那块坏了的梅花表。我想,那块手表对他来说不是看时间,而是他与母亲连在一起的象征。

母亲刚走那段时间,父亲常吵着要打电话给母亲,可我到哪里找一部可以连接阴阳两界的电话呢,又不忍

市井

## 母亲与柚子

□ 李小白

“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每到秋末冬初,我们都会带上母亲驱车到离酉阳县城几十里外的酉阳购买当地的柚子。而现在才初秋,母亲却已开始念叨酉阳柚子了。

记不清从哪年开始,母亲对酉阳柚子情有独钟,且一定要亲自去采摘。我们不解,母亲为什么每次都要叫上我们姐弟一大帮人去那里买?其实,城里是可以买到同样的柚子的,甚至比现场采摘的还要便宜。

犹记去年到酉阳的情景。

汽车行驶在弯弯曲曲的公路上,虽已初冬可两旁仍然青山苍郁,稍不注意流动的色彩便充盈双眼。隐隐约约还能听到酉水河潺潺流动,和着清脆悦耳的鸟鸣,欢快活泼。

不经意间就到了目的地。

已年过七十的母亲一看到满山遍野的果树,就迫不及待下了车,拿起袋子准备去果林,当得知柚子已全部采摘完时显得有些失望。可听果农说还有柑柑没摘完后,一向不怎么喜欢吃柑子的母亲执意要去摘柑子。大家便随母亲走进果林,走向星星点点栽种在柚子林里的柑柑树。

柚子虽然摘完了,可恬淡而绵长的柚香还弥漫在仍绿得发亮的柚子林里。我们姐弟几人游走在果林,有一句无一句地东拉西扯,而母亲和两个侄儿仿佛进入乐园般兴奋。我知道,对于与土地打了几十年交道的母亲来说,能这么近距离嗅到丰收的气息绝对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母亲很快来到一棵枝头挂满柑柑的树前,招呼我过去:“你看,结得好多啊!这里阳光充足,土地松软,这柑子绝对好吃!”“嗯嗯嗯,好吃好吃。”我随口说道,心里却想,你又没试过怎么知道好吃?母亲也没理我的敷衍,自顾自地享受着,深深的满足使她像孩子似地笑起来。脸上如吹皱了的静湖,细纹清浅荡漾,那不再明澈的双眸也闪烁着光。那目光,已变成隽永的亮,扫过每一个果实,一一问候,与它们交换着心语。我被母亲的神情感动了,仔细看向那棵挂满柑柑的树,绿油油的叶间点缀着金灿灿的果,金灿灿的果摇曳着沉甸甸的丰收的梦。也许母亲的感受更浓烈些吧,也许这就是母亲此时的诗和远方吧。

母亲过去的岁月很艰辛,就算是到丰收季节,遇上丰收的年景,也未必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的惬意。定是白天忙着把玉米黄豆之类的收进屋,夜里盘算着怎么把这些变卖,第二天早上就要背到几十里外的集市上换回几张轻薄的钞票,放在最里层的衣兜里,等我们上学时用。那样的境遇里,哪有太多丰收的满足呢?

由于大家都不怎么爱吃柑子,加上柑子放不了几天就会坏,最后走出果林时,手里提着的也只有那么几小袋,但大家收获的应该不仅仅如此。

看见我们走出果林,热情的果农赶紧招呼我们试吃柚子。掰开一瓣分一点放进嘴里,细细地嚼,慢慢地尝,唇齿间那淡淡的清香慢慢舒展,慢慢沉淀,酸中带甜又夹杂着一丝苦,直到吃完,仍留下满口清冽的香韵,丝丝缕缕融化在暖暖的冬阳里。于是大家推开果农的库房门,金黄的柚堆上便泼洒了一层层的欢笑。我们一口气装了四五袋!坐上回家的车,母亲依然激动不已。

蓦地,我似乎明白了母亲为什么非要来这里的原因了:这里泥土的清香,山风的呢喃,丰收的气息所带给母亲的快乐是在城里的柚子摊上购买不到享受不到的。于是我默默祈愿上苍赐福更多的这样的欢乐予母亲,愿这橘柚飘香的好时节悠长再悠长……

期待着今年酉阳柚子成熟的日子。